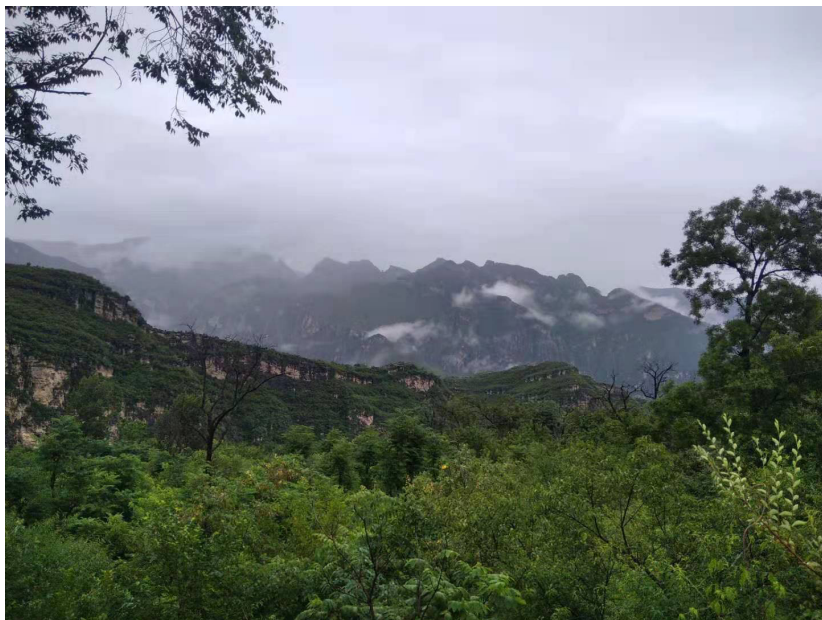




上方山地区的革命斗争

刘文江



远眺上方山

上方山是大房山东南的高峰，东面通向平原的周口店镇、韩村河镇，北面通向百花山的霞云岭乡，西面通向十渡镇，南面通向平原地区的长沟镇、大石窝镇、张坊镇，是大房山的枢纽。上方山地区不仅是集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地质文化、佛教文



化于一体的历史名山，也是房良联合县、房涞涿联合县、昌宛房联合县抗日根据地和房山县解放区根据地的斗争前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经历革命斗争洗礼。

日军攻打上方山

1938年6月，日军的一架军用飞机撞在“紫金岭”的山头上。机身被撞得七零八落，散了一坡。正副驾驶员二人也都被摔死。半个月后，驻房山县城的日军才闻讯带着大队日伪军，来到出事地点，将两具驾驶员尸体运到黄山店村的一个大影壁下焚化，将骨灰带走。同时将飞机上装置的机枪卸下，连同散落的大部分机身零件运走，只留下飞机的发动机。由于笨重，未能运走，后来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被埋在山下，至今尚未发现。日军认为飞机坠毁是被上方山的“抗日救国同盟军”击毁，发动了对黄山店、涞沥水、上方山的进攻。日军用密集炮火，轰击涞沥水、上方山地区。上方山毁于炮火之中。

八路军争取胡振海抗战

1937年11月1日和27日，同盟军三路司令胡振海先后两次带队攻进房山城。经过一定的工作，胡振海曾表示愿意和八路军联合抗日。为扩大武装，发展抗日力量，1938年春夏之交，房涞涿游击队队长包森，以及宋邓支队政工人员姜士泽曾先后



去做争取土匪的工作，主要是争取三路胡振海部，因胡部曾一度倾向抗日。1938年夏初，宋邓支队政委邓华曾在下石堡与胡振海会面，并组织了欢迎会，欢迎这位“抗日司令”。会后，胡振海送邓华部小麦30000斤，邓华代表支队回赠胡部手榴弹2000枚。尽管如此，胡振海始终对八路军存有戒心，以致后来公开和八路军为敌。

建立四区（圣水峪）抗日民主区政府

1938年10月，宋支队、邓支队由冀东返回。邓华率主力南下恢复平西。邓支队共五十二个连，编成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等五个大队，分驻宛平、房良县、宣化县境，平西八路军主力迅速壮大，即刻着手恢复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5月，赵然任中共房良联合县委书记。县委、县政府重新调整了区划，全县划为七个区，在圣水峪、黄山店建立了房良联合县四区，区委书记李耀廷（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常守德（1940年2月至11月），区长范月川（1939年3月至11月）、罗子衡（1939年12月至1940年6月）、崔一春（1939年10月至1940年11月）。



江石之统战各路土匪武装

江石之（1908—1967）原名姜振政，字实泽，亦名时喆。房山县佛子庄村人。曾就读于通州师范。此间曾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通俗读物，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熏陶。1938年春，邓华支队开辟平西，包森创建南窖抗日区政权，江石之投身抗日，由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房涞涿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8年6月，随宋邓纵队挺进冀东。初，任密（云）平（谷）蓟（县）联合县县长。7月，任平谷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1938年底，调平西，任军分区敌工科科长，专事争取抗日同盟军工作。

1939年春，各路残匪再次合编，更名为“华北复仇军”，陈东来仍为司令，但这时已走向末路。为扩大武装，挺进军司令部派江石之做争取白秀亭、胡振海的工作。2月，经江石之等人工作，邓华政委邀聚同盟军三路司令胡振海、二路司令白秀亭于房良县三流水村，胡、白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领导，将所部分编为游击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江石之兼任两支队政治部主任。后因日特作隙，胡、白动摇，白秀亭被日军逮捕，又投降日本。最后，在张坊一带，二路被我八路军一举击溃，其部下一部分被八路军收容，一部分去涞水投了伪军。

1939年秋冬，江石之再次来到圣水峪、上方山一带，做说服和收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收容上千人，于1939



年底编入挺进军。

崔一春等壮烈牺牲

日军发动 1940 年秋季“扫荡”，八路军主力部队由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根据地军事力量相对减弱。霞云岭地方匪徒杨天沛等人见与八路军公开对抗时机已到，便写信给日伪军据点南窖的伪军头子程子良，密谋配合成立伪武装组织一区联庄会，策划了“房良一区事变”。

房良一区由于敌人“扫荡”及汉奸队的活动，部分群众出现了恐慌、悲观、动摇情绪。房良县委为改变群众情绪，指示区委要安定民心，恢复区、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慰问受害群众。13 日凌晨，程子良一伙由叛徒罗宗奎带路，秘密地包围了一区区公所，制造了庄户台事变。

11 月 17 日，房良联合县基干自卫队总队长傅林及四区区长崔一春率游击小组 20 余名和工作人员 10 余名，去四区做恢复政权工作。当他们来到四、二区交界处名叫黑牛水的地方，正值拂晓，基干自卫总队和游击小组工作人员发现自己已被汉奸队包围。因游击小组成员缺乏训练，听到枪响后大部分人员跑散。总队长傅林凭手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子弹五发与敌人相持半日，弹尽牺牲。崔一春和二区指导员冯振水负伤被捕。四区区长常守德当场牺牲。

崔一春、冯振水被叛匪残酷杀害，壮烈牺牲。



封锁抗日根据地

日军为了达到其“肃正作战”的目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了实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的“囚笼”，以包围消灭抗日根据地军民。从1941年6月开始，日军就在其统治区内强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西南的房山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在京汉铁路西与拒马河之间（涿县、高碑店、涞水县）地区，分段修筑封锁壕、封锁沟，在平西的东南方向形成了交错的两道封锁，妄图隔断冀中与平西的军事、经济、政治联系，把平西抗日根据地困死。

从房山周口店至张坊的封锁壕，也叫“防共”壕，日军美其名曰“惠民壕”。房山一段的壕沟，北起周口店，蜿蜒南伸，经娄子水村、孤山口、黄元井，转而向西，经北正、蔡家口、北白岱、史各庄到张坊，再向南入涞水境内石亭，长35公里。封锁壕一般宽一丈五尺，深一丈八尺，动土100万方。沿途每隔3—5里修建一座岗楼，除重要岗楼由日军驻守外，其余均为伪军驻守。在围绕房涞涿县根据地边缘地区的涞水县石亭到房山县的周口店，仅70多里的地段，就建立了石亭、塔照、张坊、下庄、半壁店、天开、孤山口，娄子水，周口店等10多个据点。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包围与封锁，其目的是



为了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各个击破，进而剿灭根据地。

为修筑周口店至张坊的封锁壕，日军几乎强征了统治区内所有的民力，分段包干，限期完成，费用由各村均摊。凡年满15岁的男丁，都被强征去挖壕，有的村子12—70岁的男子都被征去。最多时房山县石楼村去了150余人，吉羊村去了300余人，韩村河去了200余人……被征去挖壕的人，少则两个月，多则七八个月不让回家。庄稼该收了，没人去收。冬天雪冻冰封也不许停工，稍有怠慢，轻则遭骂，重则遭毒打。当时，挖壕民工为发泄胸中的愤怒，曾编了一首首歌谣，如“挖壕苦命人，土硬石又坚，刺刀加皮鞭，终日泪涟涟，有饭口难咽，劳累饥饿遭欺侮，十有八九命归天”。这些歌谣，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盼望八路军早日到来以获得解放的迫切心情。封锁壕历时两年多才全部完工。

日伪军修筑了从高碑店至松林店的封锁沟，沿平汉铁路两旁挖掘深一丈、宽一丈五尺的壕沟，沟内放水，沟之左岸（靠平汉铁路之岸）筑起高墙，妄图切断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平汉铁路东的联系。在拒马河南同时修筑了从涿县至涑水县的封锁壕。该封锁壕由涿县延伸至展台、至高碑店北、至歧沟（高碑店西北）、至涑水、至沈台（涑水以北），再向南入涑水境内。从涑水的满金峪，沿拒马河，经龙泉、西营房、娄村沿山边缘挖到了孙家坟以西，进入易县境内，形成了涑水县山区与平原的隔离。

日伪各县警察联合行动，沿昌宛房及房涑涿根据地边缘地带设“封锁卡”和“封锁线”，北从杜家庄、东西斋堂、吕家



村，到大安山、长操、南窖、红煤场、坨里，到周口店、孤山口、下庄、张坊、塔照，到石亭、满金峪、娄村、歧沟、展台，到易县，设“封锁卡”，将这些据点连接成一条半圆形的“封锁线”，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严密封锁。

上方山地区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房涑涿八区坚持斗争

为坚持巩固房涑涿抗日根据的，1942年1月，房涑涿联合县开拓圣水峪、上方山、天开地区，建立八区抗日民主政权。

圣水峪、上方山地区，是连接十渡地区（房涑涿二区）、南尚乐地区（房涑涿七区）、霞云岭地区（房涑涿九区）的交通要道，也是抗日根据地进入敌占区开展斗争的重要通道，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区委书记景松年、区长马剑书的领导下，八区开展大房山抗日斗争，持续在圣水峪一带活动。1月23日，区委书记景松年带领区小队20多人，住在东关上白草甸，由于叛徒告密，南窖据点的敌人星夜出发，将区小队秘密包围。24日拂晓，日军发起攻击。景松年率区小队战士边打边撤，大部人员撤出。景松年和两位战士英勇牺牲。

1941年8月，日军和伪军向根据地发动了秋季大“扫荡”，三区变成了敌占区。为避开敌人的锋芒，傅兴远等干部和区游击队由平原转移到大房山一带活动。这时区游击队队长王殿臣



秘密与敌伪勾结，借傅兴远去东关之机，在瓦沟村用计将游击队员的枪骗收一处存放，在战士手无寸铁、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他突然宣布叛变，投靠了汉奸王兰亭。傅兴远不知王殿臣已叛变，到二区的东关时，被叛徒王殿臣带领汉奸和伪军包围抓捕。敌人对他严刑拷问，妄想得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但傅兴远宁死不屈，虽受尽了百般折磨，始终不开口，没向敌人透露一个字。1941年12月，被关进北平北新桥陆军监狱，其间服苦役、受酷刑，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奄奄一息，于1943年底惨死在狱中，牺牲时年仅24岁。



1942年春，平峪会议后，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挺进军七团、九团等主力部队作战，房涞涿军民顽强奋战，巩固扩大了根据地。到1942年底，房涞涿联合县根据地已由二区（十渡一带）、九区（霞云岭一带）蒲洼，堂上、十渡等几十个村庄，扩大到七区（南尚乐、张坊一带），八区（圣水峪、天开、长沟一带）100多个村庄。八区游击队在黄山店、



圣水峪一带开展了积极斗争。1942年7月，区长王建（王炳一）带区小队在这一地区活动，住在黄山店。当时，黄院驻有一部分土匪，几次做争取工作，土匪已同意进行谈判。这天晚上，王建带两名队员去黄院和土匪谈判，在黄山店和黄院之间的山岭上跟敌人遭遇，不幸牺牲，年仅23岁。

王建牺牲后，房涿涿县委又从二区调财粮助理员陈志到八区任区长，他坚持活动在黄山店和圣水峪一带。1944年2月，房涿涿八区区长陈志去接关系，夜宿在圣水峪山外荒坡上，因敌特告密，被杀。

昌宛房八区坚持斗争

1944年3月底，平西地委和专署决定，将房涿涿县八区（圣水峪、天开、长沟一带）、九区（蒲洼、霞云岭一带）划归昌宛房县。原房涿涿八区划为昌宛房八区，房涿涿县九区划归昌宛房九区。昌宛房八区成立后，以大房山山梁为依托，经常在房良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八区区政府设在圣水峪，区干部经常住在圣水峪附近的苇子甸。八区区委、区政府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根据地斗争的。武工队由区委书记刘鹏飞任政委，区长韩晓耕任队长。武工队队员机智果敢，神出鬼没地在敌占区打击敌人。韩晓耕带领武工队到龙门口村征粮，因伪村长告密，被30多名伪军包围，韩晓耕命令张国久撤离，自己与敌人迎战，壮烈地牺牲在龙



口村树林中，时年仅 30 岁。

以李景华为队长的昌宛房八区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大房山梁一带，北从长操三流水起，南到上方山、圣水峪。这一地区峰岭绵延，敌人的据点就在山边，而且有重兵驻守，活动不易展开。游击队主要任务是袭扰敌人，消灭窜到据点外的敌伪军。经过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长操据点里伪军的一个排长和一个司号员争取过来，从而开辟了物资转运的一条可靠的通道。从山外购买的敌伪禁运物资，可以安全通过这里。

1944 年 4 月 28 日晚八时，昌宛房游击队队长李景华、基干队队长陈仿仁带领 30 余人分别到圣水峪、三流水做宣传工作。5 月 19 日夜，游击队再次到圣水峪村召集老百姓开会，宣传我党的政策，争取敌伪官兵反正，向群众讲明对敌方人员的策略和我们的活动方法，鼓舞了干部群众斗志。

抗击日伪封锁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从 1944 年春开始，各解放区战场先后转变为对日伪军局部反攻。房涿涿县和昌宛房县的斗争，原来只限于与敌交界的边缘地带，这时抗日军民已越过封锁壕，深入到敌占区，由原来的“坚持山地”变为“指向平原”。

1944 年 6 月 22 日，平西分区四十四团团团长王茂全、参谋长刘光第带领四个排战士，从西庄出发，经大峪沟向北白岱进发，攻克日军的北白岱据点。



1944年秋，游击队和武工队活动频繁，规模更大。八路军某部战士百余名，与游击队武工队配合，在夜间包围并攻破塔照乡王家磨伪保安队第四中队驻所。昌宛房县游击队队长刘鹏飞率200余人在夜间袭击了房山县南关警察分局驻所，缴获步枪6支及一些弹药。

8月8日夜，八路军某部又将南尚乐、六间房、黄元井、西甘池、罗家峪等炮楼焚毁。至此，围绕房涞涿根据地西南部一带的敌据点，只剩下张坊、塔照等几个较大的据点，敌人苦心经营的“点”和“线”已是支离破碎。敌占区开始缩小，解放区迅速扩大。

1944年10月，平西十一地委和十一专署决定，撤销房涞涿和昌宛房联合县，单建房山县、涞水县、宛平县和昌平县。

房山县四区，辖区黄山店、长沟峪一带。区委书记杨桂清（1944年10月至12月）、李正宝（1944年12月至1945年3月）和杨春茂（1945年3月至8月）。

1945年3月设房山县五区，辖区圣水峪、天开一带。区委书记是李正宝（1945年4月至8月），两个区委领导上方山地区的抗日斗争。

建立解放区政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房山县辖八个区。1945年9月，良乡县政府正式在河北村成立，王漫任县委书记，郝



绍尧任县长。

此时，黄山店、长沟峪一带为房山县四区。圣水峪、天开一带为房山县五区。

房山县四区区政权主要领导组成：区委书记杨春茂（1945年8月至11月）、隗甫林（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区长庞汝功（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方锡智（1946年5月至7月）、索广昶（1946年7月至1947年11月）。1947年11月，房山县四区划归良乡县四区。

房山县五区区政权主要领导组成：区委书记李正宝（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尚金修（1946年3月至1947年10月）、张进儒（1947年12月至1948年12月），区长马剑书（1945年3月至8月）、吕炎（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方锡智（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张雷（1947年5月至11月）、刘占臣（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李兴周（1948年3月至12月）。

1946年6月，在前后石门、长沟设房山县六区，区委书记宋广宽（1946年6月至1948年3月）、贾宏鸣（1948年3月至12月），区长吴兴川（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宿光明（1948年1月至6月）、隗合有（1948年7月至12月）。

1947年2月，平西地委决定将房山县七区（南窖、佛子庄）划归良乡县。11月又将房山县四区划归良乡县。良乡县四区区政权领导组成：区委书记杨树清（1947年2月至10月）、张占信（1947年11月至1948年2月）、张令德（1948年2月



至12月)，区长索广昶（1947年11月至1948年6月）、宇谷（1948年6月至12月）。

1948年3月，将房山县五区一分为二，划分圣水峪村、五侯村、赵各庄一带，为房山县四区，区委书记隗甫林（1948年3月至8月）、吕炎（1948年8月至9月）、刘森（1948年9月至12月），区长王克任（1948年3月至8月）、吕镒（1948年9月至12月），副区长吕镒（1948年7月至9月）、郭宴（1948年11月至12月）。

李庆满、王永泉、郑庆斋、王磊、王朝熙等同志 英勇牺牲

1945年11月，以张德祥保安团和良乡保安团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连续对解放区展开了几次大规模突袭，封锁了通往山区的交通，阻断了山区根据地与平原地区的联系。1946年春季，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前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一方面在统治区域内制造血案，镇压民主运动。同时，秘密命令各地驻军向解放区进攻，“蚕食”解放区。房山、良乡的国民党反动派，根据国民党全面内战的总方针，网罗汉奸、特务和地痞流氓，扩充队伍，进攻解放区，活动十分疯狂。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房山县区、村干部被杀害的就有30多人。



肖文玖将军题词

张德祥保安团和国民党特务、匪徒频繁活动于房山县西南一带，大肆抓捕共产党的区、县、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围剿县区人民武装。中共房山县委、良乡县委领导的丘陵地区和平原地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与艰巨。

县大队坚持围绕解放区边缘山区一带开展斗争，并不时深入平原村庄，征粮、破交和向群众进行宣传，扩大政治影响。一般是趁黑夜行动，天一黑就出发，天放亮就返回，与民兵相互配合，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铁路交通、通信设备，趁敌不备，搞得国民党反动派防不胜防。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想要歼灭县大队。

1946年3月5日，房山县大队两个连驻在坟庄，由于特务、密探跟踪报信，被房山保安团悄悄包围。天放亮时，岗哨发现



了敌人，一连连长李庆满率一排人去抢占坟庄西北达子坟制高点，想占据有利地形，压住敌人，掩护县大队突围。没想到敌人先将制高点控制，李庆满和十几名战士当场牺牲，另有十余名战士被敌捉住。

1946年四五月，房山、良乡两县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平原和山区交界的边缘地区。房山县城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不仅经常到边缘区活动，而且派出特务，利用亲朋等关系威胁利诱、策动叛变，严重破坏了我解放区的建设和巩固。张德祥保安团包围房山县五区公所。五区区委宣传委员王永泉、粮秣助理郑庆斋英勇牺牲。区大队长安洪造携枪冲出。张德祥保安团袭击下中院，房山县实业助理王磊在下中院被保安团捉住，坚贞不屈，后被保安团活埋。房山县武委会作战股顾长王朝熙在执行任务时遇保安团匪徒和特务，英勇搏斗，寡不敌众，牺牲在圣水峪后山梁。

处决国民党特务

圣水峪、黄山店一带历史发展复杂。幽燕奥室上方山，华严圣地兜率寺，历史有名，唐宋以来，凡是重大历史变革时期，都有各方人士汇聚。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伪特务、国民党特务、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都以不同身份活动于上方山。

上方山寺内的方丈殷托、首座和尚超桂，均是国民党特务。1946年春夏之间，殷托、超桂就多次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房山



三、四、五区。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以烧香拜佛为掩护，收买叛徒、内奸，收集共产党干部、工作人员的情报，或以密信报告，或以寺内钟声为号，为国民党反动派提供情报，参与策动了上方山地区的叛乱。房山三、四、五区遭受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多次进剿，革命干部、群众惨遭杀害，人民群众财产被肆意抢掠，对该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造成重大影响。殷托、超桂的特务行踪，被共产党在上方山的地下工作者发现，中共房山县委决定，将国民党特务殷托和超桂处决。

两名特务身份特殊，均会武功，处决两名特务任务艰巨。中共房山县委派出武装人员，以上香身份，秘密进入上方山，乘其不备，将殷托和超桂就地处决，为老百姓除掉了上方山地区的大害，也为死难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报仇雪恨。

玉章和尚壮烈牺牲

镇压了殷托、超桂两名特务，除掉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方山地区的内线、耳目，给以了国民党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派出特务，查找向房山县委提供两名特务线索的人。

上方山寺庙在房山地区名声显赫，是大房山与平原地区相联系的重要枢纽。抗日战争爆发后，是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良乡、房山、琉璃河等日伪统治地区抗日力量的秘密联络点之一。玉章和尚是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在上方山地区的秘密联络人，



直到解放战争，也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秘密身份。

镇压了殷托、超桂两名特务后，组织上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绝不会善罢甘休，要玉章和尚严加防范，如有危险立即撤离。玉章和尚也深知自己的处境。长期的修炼，玉章和尚对方山山谷的轻微响声都能察觉。一日，玉章和尚听到云梯方向有嘈杂的脚步声。他立刻意识到了危险，立刻快速向一斗泉方向攀爬，但已经晚了。国民党武装人员分三路包抄兜率寺，一路国民党武装人员正从一斗泉上方压下来。

一名特务认出了玉章和尚。玉章和尚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证据。寡不敌众，他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对各寺庙进行大搜捕，圣水峪一位上香的村民被捕。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在上方山久留，立刻下山，其头目害怕玉章和尚逃跑，用铁丝穿透玉章和尚的锁骨，拉扯着玉章和尚向山下走。

一路上，一名国民党军官不停地劝说玉章和尚：“只要你与我们合作，说出你的联系人，我们就不杀你。”玉章和尚始终就是一句话：“出家人不打诳语，我就是吃斋念佛，没有什么联系人。”

不管国民党军官怎么盘问，玉章和尚都是这句话。

在接待庵的大槐树旁，国民党军官把玉章和尚拴在树上，开始严加审讯。这些暴徒用棍棒击打，用鞭子抽，用枪托砸。玉章和尚血染全身，始终是一句话：“没有什么联系人。”

国民党军官恼羞成怒，用刺刀从背后猛刺玉章和尚。玉章和尚倒在血泊中。



在山上被捕的圣水峪村村民，也遭残杀。

上方山剿匪

1949年4月后，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勾结地主以及封建会道分子，或造谣惑众、行抢路劫，或凶杀暗害，纵火暴动，残害人民，扰乱社会秩序，前后共策动重大反革命破坏案件10起。至4月底，他们割断电线五次，给上级政府与报社寄发黑信十余封，诬告我下级干部，通过邮局散发反动宣传品，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密切配合，封建会道门也乘机活动。房山县山边一带及县城附近，7—9月三个月共发生案件30宗，计52人次，共打死6人，打伤2人，劫持自行车11辆，劫走粮食450斤，现款40余万元。作案者多属潜伏在房良地区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王凤岗部下一伙较为集中，有40多人，长枪10支，手枪29支，昼伏夜出，时集时散，除四处杀人抢劫外，还利用封建会道门大搞迷信活动，并广泛拢集人员，加帮入伙，组织反动武装。其活动规律是白天化装，探听消息，夜晚路劫明抢……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彻底剿灭这些日趋猖獗的土匪，房山县于1949年6月成立了剿匪委员会，县委书记、独立营副营长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公安局局长、武装部部长为委员，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始了剿灭土匪的工作。同时，公安局、武装部抽出19名干部、分区抽出10名干部、分区独立团抽出



4 个班战士，以周口店、长沟、娄子水、上方山为剿灭中心，组成 4 个工作队，另抽出 5 个干部组成机动便衣手枪队。民兵组织了联防，并规定了联络暗号、口令、巡逻制度。剿匪队组成后，立即去周口店、娄子水、上方山一带清剿土匪。两个月中，大规模清剿两次，土匪很快土崩瓦解。截至 1949 年 6 月 14 日统计，房山县计缴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2 挺、六〇炮 3 门、冲锋枪 5 支、大枪 21 支、手榴弹 250 枚。7 月以后，剿匪队继续到山边一带活动，以肃清残存的零星土匪。